

# 倚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

## ——与《聊城日报》的卅载情缘

■ 杨庆春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倾听着叶倩文柔美轻灵的歌唱，我的朋友，你可想知道我与《聊城日报》三十多年的故事？那就让我把这故事告诉你，告诉和我一样爱着你们的你们。

“报缝头条”：那还是1994年仲夏，已在县教育局工作四年的我刚进修完大学中文系函授本科，局领导让我把全县推进义务教育实施情况写了一份汇报材料。任务完成之后老觉得意犹未尽，便把其中的一个亮点工作改写成了仅200来字小消息。怀着忐忑心情，把折好的稿纸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贴上两张八分的邮票。下班的路上趁左右无人迅速塞进了绿油油的邮筒。若叫人知道，贸然向大媒体投稿，稿子还发不出来，那多难为情啊！好几天心里像揣着只小兔，在不动作声色却焦急渴盼等待中，大约是8月底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抓过那天的《聊城日报》，前三版一瞥没有一篇冠县的稿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用报纸蒙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神奇的一瞬出现了，在报纸的二版与三版的报缝顶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我腾地站起来，仔细盯着那篇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稿。兴奋之余，我们都没敲就冲进局长的办公室，说：局长，我写的稿子见报了，是“报缝头条”呢！局长笑眯眯地看着我热辣辣的脸，也高兴地鼓励道：“好！见报已不易，还是个‘报缝头条’！杨，继续努力，多写多投，争取来个一版头条！”自此，我就与《聊城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我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的6年里，我和伙伴们白天下村进企采访，晚上挑灯夜战，一篇篇稿件像

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纷纷落在散发着油墨淡香的报纸各个版面上，我也连续多年被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还在1999年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如今，已在市政协工作20余年的我虽已不具体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但依然会学习报纸上的好稿子、撰写一些文章见诸报端，还结交了不少的良师益友。朋友，你说，是不是《聊城日报》的“报缝头条”给我插上了“隐形的翅膀”？正是这双“隐形的翅膀”载着我对新闻宣传、对《聊城日报》的满腔挚爱；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

“笔法新颖”：1994年前后，曾在鲁西北战斗、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韩哲一老人，退休后出任上海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这位对故土怀有深厚情谊的老人有感于冠县传承弘扬武训办学精神，设立专项扶贫助学基金，筹措80多万元兴建了占地23.9亩的冠县民生小学，使得众多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重新回到校园。如今已从原址整体搬迁至新校区、已是“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山东省规范化学校”聊城市教学示范学校”的冠县实验中学，原校是1996年由财政部援建的一所县直初级中学，学校大门碑名即由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题签。1997年5月，由热衷社会慈善事业的黎巴嫩著名实业家毕尔先生和他的中国台湾夫人王相如女士捐资5万余美元，在冠县定远寨镇建起了黎巴嫩女子学校（根据毕尔先生“人类中女子是弱者，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意愿命名），如今依然矗立的校门和经过改

建的教学楼见证和诉说着一段国际友好的佳话。以上这三件事都与教育有关，且都涉及与县外甚至国外的交流交往，对教育一往情深的我决定以此写篇文章。可是，如何把它们贯穿起来，既不能简单拼凑组合，还要能体现冠县人民对友好人士的深情厚谊，着实让我难以落笔。闭目凝思以求索、绞尽脑汁想招数。突然，像一道闪电，不知是自己原来所读文章之沉淀，还是智慧女神塞斯哈特的垂顾，我灵光乍现般写下开篇第一句：“时间虽然已过去四五年了，可一提起援建学校这件事，分管教育多年的刘金钟书记依然兴致盎然、情意满满”。有了这个开头，余下的内容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三天后，稿件在《聊城日报》二版头条加框刊发。当时负责审定刊发稿件的董百柱副总编，专门把电话打给我们领导：小杨同志这篇稿子写得确实不错，尤其开头几句笔法新颖老道，颇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风！得知新闻界前辈如此之高的评价，我现在想起来，仍然会泪花闪烁、感动不已。朋友，你说，若没有《聊城日报》的关心支持，没有老前辈的呵护指导，咱们通讯员能如浪遏之飞舟在风浪颠簸中笃志前行、不断进步吗？正是这只“理想小船”载着我们所享受到的满腔关爱，抵达胜利的、期盼的梦想的彼岸！

“环肥燕瘦”：那还是我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的第三年，我们邀请时任聊城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军来为全县新闻宣传通讯员培训班授课。讲课结束休息时，马军对我说：小杨，要想尽快提高写作水平，在比较中学习，在对照中借鉴是个好方法。比

如，1992年7月，14岁的伏明霞获得了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金牌，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事情，你可以把相关报道全找来，逐一比较、对照，看看稿子风格到底有何差异、角度写法有何不同。我随即把当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参考消息》《大众日报》《聊城日报》等十余份报纸的有关报道找到来，利用两天的时间，对比着学习研究。不同的报纸，定位角度、辐射群体、详略长短等各有特色、风格纷呈，真可谓“环肥燕瘦各风骚”。经过这次的学研，我自己和伙伴们的撰稿水平、写作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当我们集体采写的长篇纪实通讯《跨越长城的爱》分别在国家、省、市主流媒体整版刊发，并获得多项市级以上新闻奖。我们几个还真出了点小名呢！朋友，你说，如果不是报社领导谆谆教诲、悉心指教，咱们基层通讯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吗？能成为终生热爱新闻报道、在当地有些名气的“写家”吗？正是聊城日报社这些新闻人的一次次“点石成金”，才有我们一件件稿子的“妙笔生花”。



## 为城市织一条围巾

■ 黎月香

冬天的夜晚，来得早，也来得沉。晚上九点多，街上的行人就已稀稀落落，寒气像浸透了冰水的毡布，严严实实地裹住了城市。店铺一家家熄了灯，只留下路灯孤零零地站着，在空旷的路面上投下清冷的光。世界被这年度最长的黑夜提前吞没，寂静无声。

这时，老陈驾驶的末班公交车，正缓缓驶出总站。它亮着两盏暖黄色的车头灯，宛如一双温和而疲惫的眼睛，一头扎进这沉沉的夜色里。你若从半空中看，这辆车，连同城里其他几条线上跑着的夜班车，就成了几根发光的织针。它们沿着光亮的固定轨迹来回穿梭，正悄无声息地为冻僵的城市，编织一条宽厚的光之围巾。

老陈在这条线上跑了十几年，手握方向盘的感觉，熟悉得如同老农扶犁的触感。车厢里暖气开得足，玻璃上结起一层薄薄的白雾。乘客不多，散落在座位上，各自带着一身冬夜的寒气。靠门坐着的，是刚下班的便利店员，手里还攥着个没吃完的饭团；中间一位穿着工装的汉子，抱着胳膊，头一点点地打着盹；后排靠窗的年轻人，膝盖上还摊着电脑包，眼皮沉沉地合着。老陈从后视镜里安静地看着这一切。这小小的车厢，在无边的寒夜里，恰似一个移动的、装满故事的港湾，而他，正安稳地把着舵。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为这条“围巾”添上一根柔软的纤维。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从街角跑来，他会多等上十秒钟，直到那人喘着气跳上车，投来感激的一瞥。快到站时，他会对着麦克风，用压低了的、不带感情的声音提醒一句：“下一站，文化广场。”声音不大，却足以唤醒那个抱着电脑包的年轻人。进站时，他总会小心翼翼地把车轮避开积水，稳稳地停靠在离站台边缘最近的地方。这些细碎的举动，连同引擎平稳的低吟，构成了冬夜里一种独特的、令人安心的节奏。

车窗外，并非只有他一个“编织者”。偶尔会有一辆巡逻的警车驶过，红蓝的顶灯化作几颗跳跃的彩色珠子，编进了另一条安全之绳。路旁，穿着橙色反光服的环卫工，已经开始了夜间的工作。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玻璃门不时开合，流泻出的光线和温暖，接纳着一个个需要暂时歇脚的身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条城市的“围巾”添上一针一线。

当老陈跑完最后一趟，车稳稳停回场站时，还不到午夜。他拉上手刹，车厢里瞬间陷入一片极致的安静。他回头望了望那空荡荡的座位，那里刚才还载着许多人的疲惫和故事。城市已经睡去，而这条由无数劳动者用一夜辛劳织就的围巾，正轻轻地盖在它的肩头。

从暖融融的车厢踏入冷冽的夜风中，他紧了紧衣领。夜色依旧浓重，但城里那些零星亮着的窗户，留着这条围巾未曾熄灭的温存。他也朝着自家那个亮灯的窗口走去。于他而言，那才是这条漫长“围巾”最柔软的线头。冬至夜最长，但再长的夜，只要这样的灯火还在，温暖便会顺着这针脚，织完整个长夜。

## 冬天的情话

■ 吴福木

暖阳

你是我  
冬天里的  
一缕暖阳  
拭去创伤  
送来馨香

空气

梦里是你  
睁开眼是你  
莫非  
你就是  
我生命里的  
空气——

影子

多少文字多少爱  
万千文字里  
闪烁着  
你的  
影子——

明月清风

你灵魂的香气  
漫染着我  
氤氲我的肌肤，血液  
相约巅峰  
明月清风

《道德经》

倦了，累了  
没有了方向  
我在《道德经》里歇憩  
寻一方宁静的天空——

泪影

风吹泪下  
这是自然  
还是心灵的伤  
泪影里有一个  
你——

一株梅

脑子生锈  
懒得用形容词  
日子被锁在逼仄的楼宇  
一丝清新难觅  
哪怕多冷  
我也愿碰触到  
——一株梅  
清凉我的心扉

风

抬望眼  
满天的星辰  
哪一个是你  
我走在清晨的风里——

## 流淌在天际的浪

■ 老土

朋友发来日照两城河口鸟浪的视频的同时，也发来邀请，如果想来就尽快吧，我们一起去看鸟浪！黑白羽翼的生灵如墨浪翻涌，翅膀搅动的气流就要扑出屏幕，而它们像是要驮着我飞向天际。

恍惚间，我忽然想起年少时在东北见过的麻雀与山雀。麻雀成群结队，扑棱落在屋前院子扫过的空地上，啄食谷堆下的谷粒儿。叽叽喳喳的叫声，那是雪天里最热闹的烟火气。山雀就不同了，性子野，爱往林子里钻。我和伙伴们去树林里捡拾枯枝，看见山雀一群群地落在树枝上，又迅速地一齐飞向远处。

那时候，我还不曾见过大海，不知道海浪是什么样子，哪里还晓得什么鸟浪，只觉得这些小生灵是冬日里的伙伴，是树林与院落里的精灵。它们没有遮天蔽日的阵仗，却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在寒风里啄食，在雪地里跳跃，把小小的生机，撒在了东北的冬日里。

青岛当兵那三年，曾与战友多次在海边漫步，看大海潮涨潮退。那时总以为，世间最壮阔的浪，就是大海了。而直到后来，真的站在东营黄河口的“红地毯”上，才遇到了另一种浩荡于天际的浪，那是数万只甚至多到数不清的候鸟共同舞起的浪，将生命的浪铺展到震撼心灵。

当年的绿色军营，火热的部队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青春与生命的潮涨潮退？看着鸟群一波波漫过天际，忽然就懂了。黄河口的鸟浪，起伏伏里，藏着生命最朴素的奔忙。这世间所有的潮涨潮落，说到底，都是一场生命的奔腾。

也许是年纪渐长的原因吧，早已没有了说走就走的冲动。但是，我真

想答应朋友，立马起身出发，去日照的海边，欣赏数十万只生灵拧成的一片，如巨鲸摆尾，掀起遮天的浪，像一幅巨大的流动沙画。

一位哲人说过，现实的世界，如果延续人类自由的迁徙，那么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

朋友说，日照比东营的鸟浪更灵动。我不置可否，朋友的心情可以理解，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就像那些鸟儿，无数的鸟儿起飞的瞬间，心里大概还是有一丝丝的不舍，这是它们爱恋的栖息地。

掀起的鸟浪，在天际盘旋着，更像一种仪式，一种盛大的告别。

朋友说，巨大的鸟浪，会伴着一阵阵鸟鸣，悠扬而绵长。我有时也在想，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鸟儿，这是一种怎样的程序编排，才达成如此默契精准的配合，向人间表达着谢意。

无论如何，人类对于这样的阵形，应该难以做到。但是有一点，就像有人说的，鸟儿飞行的方向就是天堂，鸟儿落脚的地方就是故乡。也许，对于本能的尊重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人与鸟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从人的角度出发，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要比其他物种高出一等。既然如此，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展现出一种更博大的胸怀与气度，向自然释放更多的善意与友好？

人生一世的几十年间，总会有各种遗憾。那些没去成的现场，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再见，那些错过的花期与远行，都会化作生命的养分，沉在心底，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依然能抬头望向天际的壮阔。依然能在疲惫的时候，想起黄河口的鸟浪，想起那片红得灼眼的碱蓬草滩，想起年少时东北的麻雀与山雀。想一想，这些本来也算不上什么遗憾，而是一种释然后的知足。

东北的一位小学同学，和丈夫远离了城市与乡村，守着一片水草丰茂之地，以养鱼为生多年。她的朋友圈，

